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四七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贝利兹·杰拉辛·伦代女士..... (土耳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474 次全体会议开始。

尊敬的大使和代表们, 亲爱的同事们,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女士, 女士们、先生们, 裁军谈判会议 2018 年届会这一时期对裁谈会成员来说漫长而劳累, 但又富有成效和建设性。今天, 我们就将结束裁谈会本次届会,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还有最后一项责任, 即通过裁军谈判会议 2018 年的年度报告。

该文件即将分发并放在你们面前, 这是 9 次全体会议、12 次非正式全体会议、5 次小组讨论、5 次与附属机构协调员会晤和 26 次与 22 个代表团的双边磋商的结果。所有成员国都为报告付出了大量努力。就报告的某些段落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与所有有关方面进行广泛磋商后, 我们不遗余力地寻找每个人都能同意的共同点。

裁军谈判会议的该年度报告将成为我们在 2018 年取得的成就的确凿记录。它还将是裁军谈判会议在下次届会加强努力的动力来源。因此, 我要感谢所有代表团, 强烈的动机推动他们编写本年度报告, 并且在寻求共识时表现出了灵活性。我真诚地希望, 本着合作与妥协的精神, 本报告能得以通过, 我真诚地相信, 所有成员国能够做到。

我建议休息 10 分钟, 等待报告草案。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女士, 我请求发言, 以便澄清两点。第一点涉及我们发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我们随其附上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一份声明, 回应联合国王国代表团向裁谈会成员散发的一份声明中所作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其中它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叙利亚的主席任期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主张。我们注意到秘书处仍未散发我们的照会或我们的声明, 我想知道其原因。我们以为该声明已经于今天上午通过电子邮件散发以便进行讨论, 然后根据相关程序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第二, 我要求澄清你所说的打算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分发的文件的性质。我们所说的是反映年度报告中已达成共识的所有段落的文件吗? 还是将要分发的文件包括尚未达成一致的问题? 谢谢你。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秘书处发言。

卡尔布施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的确, 秘书处昨天收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日期为 9 月 13 日的普通照会。今天上午, 我们收到了 Word 格式的文件, 使我们能够将其上载到联合国文件系统, 并将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印发。一旦将该文件翻译成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 即可完成这项工作。

然后, 我们联系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 以确定我们收到的版本, 即一份 PDF 文件和一份 Word 文件, 是否应通过电子邮件散发给所有代表团。如你所知, 秘书处今天一直忙于处理其他问题, 直到大概中午才收到答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通过电子邮件将这份文件散发给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和受邀参加裁谈会工作的非成员国。

我希望这澄清了这个问题, 并提供了尊敬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所要求的信息。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即将分发并放在你们面前的文件将是修订版,我们相信它将获得裁谈会的共识。

因此,我建议我们暂停会议 10 分钟,等待秘书处分发草稿修订版。

会议于下午 3 时 40 分暂停,下午 4 时 40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 裁谈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修订草稿,作为 CD/WP.610/Rev.1 号文件印发,仅有英文,反映了经 CD/WP.610、CD/WP.610/Amend.1、CD/WP.610/Amend.2 和 CD/WP.610/Amend.3 号文件修订和进一步口头修订的案文。大多数案文在过去四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被暂时通过。根据你们的意见或讨论以及过去几天的几次磋商,我们就未被暂时通过的未决段落提议了案文,我们希望这能够获得共识。我建议下午遵循以下顺序。我们将首先尝试通过年度报告,以根据议事规则第 46 条履行我们的任务。之后,我将请各位发表任何其他意见。

尊敬的同事们,我们现在需要开始正式通过向大会提交的报告,载于 CD/WP.610/Rev.1 号文件。秘书处已提前分发了报告草稿。秘书处通知我们,2018 年届会结束之前提交的文件将得到处理并反映在报告中。

是否有代表团愿意就报告草稿发言?我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女士,在我们进一步通过报告之前,我想提出一个程序问题。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主席决定着手通过一份内容尚未商定的文件。还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主席单方面决定改变迄今一直采用的处理有关原始报告草稿的提案的方法,即所有增加的提案只有在裁谈会商定后才可纳入案文。但是,本案文包括尚未商定的段落。尤其是尚未就关于参加裁谈会活动的 B 节段落提议的措词达成明确和具体的一致,特别是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它们并未反映关于该问题的讨论过程。此外,主席单方面决定在没有就此进行适当的非正式讨论的情况下处理关于第 18 和第 20 段的某些提议。主席女士,因此,我看不出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如何反映出共识,能让我们在此时通过该报告。谢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主席女士,亲爱的同事们,我必须提请你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非正式磋商期间,并没有就第 28 和 29 段达成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津巴布韦代表发言。

恩东韦女士(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主席女士。我们赞扬你努力寻求一份平衡和实事求是的年度报告,以反映这个庄严机构的工作。

21 国集团希望就年度报告草稿的最新版本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首先,请允许我重申我们在 2018 年 9 月 11 日和 2018 年 6 月的发言中提出的 21 国集团的立场。该集团强调尊重裁谈会议事规则和主席职位的重要性。该集团坚信应坚持和维护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其整个体制的公信力。该集团认为,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目前的草案并不符合这些原则,本着妥协的精神,我们愿意积极与各成员接触,努力找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还有其他意见吗? 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首先, 我要感谢我们的土耳其同事, 他们尝试就明显非常困难的案文达成一致。你们的努力、沉稳以及尝试让我们跨越终点线的意愿值得大力褒奖。

我国代表团对该草案并不满意, 因为我国代表团在整个 2018 年届会期间一直表达非常明确的看法, 即美国反对叙利亚担任主席, 而这并没有反映出来。正如我多次所说的那样, 由一个对本国人民反复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的代表担任主席, 这不正常。

遗憾的是, 这份报告并未更为明确指出叙利亚担任主席对本机构极其负面的影响。但是, 我确实理解土耳其代表团强烈希望在整个案文中寻求可以获得共识的措辞。虽然我国代表团更希望就叙利亚担任主席使用更强硬的语言, 但它准备支持这一案文, 并再一次认为这一案文最有可能使我们达成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首先, 请允许我赞扬你和你的团队作出的巨大努力, 以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包括在谈判本报告的漫长过程中遇到的争议最大的问题, 即叙利亚担任主席问题。

毫无疑问, 我相信你已尽一切可能寻求一致, 但遗憾的是, 这显然很难做到。这种情况很可悲。我还必须强调,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代表团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 努力争取实现适当的平衡。令人遗憾的是, 并非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对这种妥协的意愿作出了回应。特别是关于叙利亚担任主席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全年都非常明确。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其中包括代表 23 个国家和欧洲联盟发表的联合声明, 第 10 段之三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第 10 段(b)表明了我们为达成妥协努力的程度, 其目的正是试图取得这种平衡。但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人并没有做出这些努力。

尽管如此, 我认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成一致。我们不希望看到自己无法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年度报告。铭记这一点, 即使我国代表团认为案文并不令人满意, 我们也愿意加入关于它的共识。主席女士, 谢谢你。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我请求发言, 以便我能够就我之前的两位发言者宣扬的谬误进行回应。需要明确陈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这里有一个集团, 在裁谈会工作期间, 一直试图用政治议程绑架裁谈会及其活动。该集团试图阻碍正式讨论并阻挠叙利亚主席的努力, 而这是少数几个按照议事规则授予主席的权力不知疲倦地努力就裁谈会的工作方案达成共识的主席之一, 也许是唯一这样做的主席。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这一集团企图将其政治立场强加于我们和年度报告。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否认主席职责的企图和违反议事规则所依据的原则的行为, 叙利亚和裁谈会成员都无法接受。主席再次提出的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案文未能达成允许通过该报告所需的共识。谢谢你。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克雷欧伯利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首先, 主席女士, 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为这份年度报告所做的辛勤工作。我注意到, 在会议开幕时, 你提到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举行的会议、小组会议和双边磋商的次数, 我非常感谢你的付出。我还要感谢秘书处为这一进程提供的支持。

主席女士, 你刚才向我们分发了修订后的报告, 我们曾希望这份文件在某些地方更为强烈: 我特别要提到 B 节第 10 段之二。你之前提到的许多会议我们都在场, 并以建设性和灵活性的方式参与, 我们已经严重偏离了我们期望在这些段落中看到的内容。

然而, 我们很高兴加入共识, 即使案文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强烈。因此, 我们希望其他人也能加入, 这样我们今天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 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达纳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我也想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和你的团队为制作报告所做的努力的赞赏。

我同意前一个代表团的意见, 即报告肯定不完美, 但我国代表团完全愿意支持它。我们还认为, B 节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措辞本可以有所不同, 但我认为, 总的来说, 有关段落足以真实地反映所发生的事实。因此, 我认为, 在场的人仍有可能支持这些段落, 而这些段落的性质归根结底是实事求是的。虽然我国代表团还没有看到第 10 段之三(b)和(c)的案文, 我猜想津巴布韦代表团已经阅读了有关集团的案文, 因此我们讨论的是同一案文。如果这确实是涉及的案文, 我认为总的来说, 表述反映了事实情况, 裁谈会应该有可能支持最终的案文。无论如何, 我国代表团支持你和桌面上的提案。谢谢你。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戴维森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非常感谢你和你的团队, 感谢你们在过去四周过程中的辛勤工作, 也感谢你们可能在我们未来好几个小时内要做的工作。

当你刚刚担任主席时, 当你在这个议事厅开始进行磋商和讨论时, 我们很早就提出过, 最终报告必须反映叙利亚担任主席的全面情况。为了体现这种全面性, 至少可以说, 报告必须包括其不同寻常的性质, 指出许多代表团对主席提出批评的言论这一特殊情况。这种情况不容忽视。这是事实。

其他人建议, 他们希望在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这样的段落中看到更多的这里提议的内容, 但目前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认为案文看起来是实事求是的, 而且没有妄加判断。它陈述了我们所认识到的事实, 并采用了我们希望在这个议事厅获得共识的表述方式。在此基础上, 你在此提供的内容符合我们的期望, 我们支持现在的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我再次发言, 以回应叙利亚代表作出的言论, 即他指责美国阻碍了达成共识的努力。相反, 其实一直是叙利亚完全不愿妥协, 特别是在小组讨论中。我还要感谢中国代表团和

俄罗斯代表团，因为他们非常努力地提出妥协解决方案，却遭到叙利亚代表的一再反对。

叙利亚在这些讨论中采取了非常顽固的立场。它对实事求是的报告不感兴趣。我国代表团和议事厅里的其他代表团非常愿意叙利亚的意见得以反映，但很明显，叙利亚对编写一份平衡的报告并不感兴趣。说到底，从叙利亚在本次届会期间所作的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对妥协没有任何兴趣。因此，我只是想说得非常清楚，在这个议事厅里，尽管多个国家一再努力试图寻求妥协并达成共识，叙利亚却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反对。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伍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 与其他已经发言的同事一样，主席女士，我要特别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以及秘书处的工作，还有所有那些建设性地参与以寻求可以被接受并获得共识的解决办法的国家。我们竟然无法就此达成共识，这让我有点儿困惑，因为我在第 10 段之二或第 10 段之三中看不到任何不符合事实或议事规则的要求的内容。我们本来希望有更强烈的措辞，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其内容是实事求是的和平衡的，我敦促所有代表团仔细考虑他们是否同意这一措辞，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妥协。

正如我的加拿大同事所说，我认为报告需要反映今年实际发生的情况，不能包括任何不准确反映情况的措辞。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福拉多里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 非常感谢你，主席女士。正如我们在 8 月 28 日的非正式会议上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赞同几个代表团所说的，即裁军谈判会议的最后报告需要反映叙利亚担任主席期间发生的事情。大会应该有一份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报告，忠实地反映裁谈会 2018 年届会期间发生的事情。

鉴于包括我国在内的裁谈会成员在此期间所作的许多发言，忽视在叙利亚担任主席期间或甚至之前在这个议事厅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大会报告本届会议最重要的事件。出于这个原因，主席的提案在我们看来是合理的，我们支持今天下午分发的草案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措辞。谢谢你。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赫拉易斯·埃斯帕尼亚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 非常感谢你，主席女士。当然，我国代表团也要赞扬和感激你最近几周为裁军谈判会议所作的非常耐心和艰苦的努力，以使我们达成共识。我认为，我们面前的文件是漫长进程的结果，我们只需要求助程序规则，今天下午我们觉得问题最大的部分就可以得到解决，因为议事规则要求我们拿出一个关于裁谈会发生的事情的实事求是、诚实和真诚的报告。

我认为，在第 10 段之二中，我们确实承认了一些我们不能忽视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和非常重要的事项，其显著性是无可争辩的。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拿出一份无视发生的事情的报告。此外，若干代表团表示他们希望在第 10 段之二中看到更强烈的措辞，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该段已经缓和了语气，

变得更为克制，以便达成共识并传达一些至少能反映发生了什么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严格保持一致，应就这一基本措辞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我们想说出发生的事情，别无他法。因此，在我们看来，第 10 段之三载有提交给会谈会的文件的清单，这些文件是以适当和正当的方式提出的，因此在报告中提及这些文件应该没有障碍。

因此，感谢你提供本文件，我们希望会谈会能够就其达成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西班牙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处理所有这些会议的方式表示钦佩，使我们最终得以有一份年度报告草案。我还要感谢秘书处的辛勤工作，以及在幕后努力工作以达成本妥协的所有同事。

我将这份文件视为妥协，特别是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段落，例如第 10 段之二。就第 10 段之三而言，我认为这是非常实事求是的。由于文件按原样提交，因此无法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起草它。这里有提及提交了以下文件，你刚才提到了提交的文件。我无法相信，除了本文件中的反映方式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反映这一切。我认为这是中立的，并且符合程序。这就是这些文件的呈现方式以及在本文件中的反映方式。

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会以不同的方式起草第 10 段之二，但我理解是出于妥协的精神才这样起草的，并且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代表团可以赞同它。这同样适用于第 28 段，我也参加了非正式磋商期间关于该段的讨论，我也认为该段是我们最终达成的妥协。我们本着这种精神，本着妥协的精神，看待你的文件，我们可以同意它。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皮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也要赞扬你今天和你担任主席期间为达成妥协在这里不懈地努力。你为未来的主席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我同意前面的发言者的看法，即我们确实在 2018 年面临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局面。今年是裁军谈判会议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情况的确如此，这应该适当地反映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最后报告中。我认为，我们面前的案文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隐讳反映，尤其是对某一届主席任期。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案文是最小公分母，如果案文未能获得共识，我们将深感遗憾。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国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金仁澈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也要与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感谢你得力和有效的领导，主持完成我们长期拖延的工作，这项任务很艰巨。我还感谢秘书处努力支持主席达成妥协和提出一份共识报告，以及在讨论中积极推动妥协案文的其他代表团。

我国代表团也认为，目前的提案，包括分发的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案文，代表了我们能够达成共识的措辞。我认为，它也反映了叙利亚代表团以及一些成员国在正式和非正式会议期间表达的关切。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就这一妥协案文达成共识，以便我们能够将我们长达一年的工作的成果交付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表现抱有很高的期望，我们不想辜负这些期望。我们做了

如此巨大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深夜，我希望我们不会就是因为这一个因素而绊倒，导致我们最终拿不出关于我们庄严机构的任何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拉脱维亚代表发言。

卡克林斯先生(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主席女士。我以观察员国非正式小组协调员的身份发言，我代表本议事厅在场的观察员国发言。

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发言，主席女士，让我首先祝贺你担任这个要职，并祝你万事大吉，事实上，你需要很多运气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主席女士，你面前的任务极其艰巨，因为你需要在有时截然相反的观点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观察员国非正式小组支持你为寻求这个平衡点和共识所做的一切努力。在阅读了文件 CD/WP.610/Rev.1 所述的报告草案后，非正式小组认为，提交的案文代表了或极其接近这一平衡点。因此，我们呼吁所有代表团，即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尽量采取灵活态度，以便通过这份报告，因为如报告不能通过可能会发出完全错误的信号。这将成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一个严重缺陷，我们知道，在过去 20 年中，它取得实际的成果其实并不是特别辉煌。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拉脱维亚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佩蕾丝·阿尔雷斯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女士，非常感谢你。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集团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妥协这一概念。

21 国集团表示欢迎你的报告草案，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知道第 10 段之三和第 10 段之二仍需要处理或需要达成妥协。

换句话说，有一组国家认为报告草案已经是妥协，但还有另一组国家认为，由于某种原因，它仍然需要再做一些修改。我们将尽可能提供协助，以达成考虑了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的立场的真正妥协。我们供你差遣，以寻找解决方案。谢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古巴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主席女士。我国代表团赞同尊敬的津巴布韦代表代表 21 国集团所作的发言。在我昨天的简短发言中，我强调必须避免将我们的报告进程政治化，对开创危险先例的想法要敬而远之，这可能会腐蚀裁军谈判会议早已确立的程序，并对其整体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我欣慰地看到许多代表团不止一次提到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和遵守这些规则的必要性。我希望他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一贯的。今天上午，我非常清楚地向你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包括亲自说明，即必须尊重裁谈会的议事规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政治考量的祭坛上牺牲真正的坦率。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担任主席制造争议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事实上，叙利亚是严格按照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担任主席的，并且正如许多代表团所证明的那样，它作为裁谈会主席的表现完全是专业和堪称典范的。

一个代表团反对毫无根据的强加之词，这并不是顽固的立场。我在这里想起一句话：割掉鼻子来报复脸。仅仅因为某些代表团不愿意让叙利亚主持裁军谈判会议，这并不能使他们有任何理由或借口有权贬低裁军谈判会议或削弱其议事规则。我看到，他们正试图在这些程序规则中找到可以被解释甚至被曲解的内容，以便为成员国轮流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权利设置限制或设定条件。无非是，某些势力让成员国陷入不必要的争论，偏离和转移对裁谈会的主要任务即裁军的关注，执意使裁军谈判会议偏离正轨。

我还必须提及一组国家于 9 月 11 日散发的普通照会。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其实就是对裁军谈判会议及其核心任务多边裁军的破坏，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来几周之前就可以解决，却被不必要地放大。该照会直接忽视和破坏裁谈会的议事规则，特别是规则第 3 条和第 9 条。同样重要的是，它对成员国恶语相向，贬低了本机构中长期盛行的专业精神和尊重的文化。

主席女士，亲爱的同事们，让我们不要把事情混为一谈。如果针对一国的简单主张或指控就可以剥夺其根据议事规则主持会议的权利，那么，以次类推，那些确实冷血地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故意向交战各方提供化学武器和化学材料的国家，可以正当地期望它们会完全放弃其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资格。9 月 7 日联合提出普通照会的许多国家向萨达姆的伊拉克提供了化学材料，有时以农药作为掩护，注意到这一点就足以。我不得不问，这些国家是否有资格在未来几个月内主持裁军谈判会议？这个问题或许是到时候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并要求将其反映在最终报告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女士。我为再次发言而道歉，但我觉得自己不得不纠正美国代表试图传播的一些谬误。有一点我同意他，即我也要感谢中国和俄罗斯的同事们在多个小时的讨论中为达成共识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但是，共识不能基于单方面强加的观点。提议的案文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提到我国代表团在讨论期间提出的基本关切。该案文基于单一一方的观点，因此不能说它代表通过讨论达成的共识。叙利亚试图明确其对该问题的看法，并强调该案文需要反映我们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加入共识。

显然，该案文并非仅仅引起叙利亚的关切，尽管美国代表试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在本次会议期间发言的许多成员国显然也对该案文有真正的关切。同样清楚的是，该报告还包括裁谈会未商定的若干其他方面。如果说我们没有灵活性或者我们没有与主席合作，这既是错误，也是歪曲。我们做出了巨大努力，某些国家对我们采取的咄咄逼人的立场，这些国家试图将其强加给我们，而我国代表团同意就此进行讨论，这极大地体现了灵活性。因此，我否认我们阻挠了共识或未能表现出灵活性的指控。谢谢你，主席女士。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现在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唐纳利女士(新西兰)(以英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女士。纯粹是为了试图拿出报告，我注意到新西兰是其名称未列入三个标题之一的代表团之一，因此，我认为我们有权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在我看来，签署了各种信件的所有代表团之所以这样做，是明确希望这些案文能够反映在报告中。我真的认为，除了你在第 10 段之三提供的清单之外，别无他法。我很想知道，包括截至今天，是否有任何提交信件的代表团认为有任何其他可行方式。我认为没有。

因此，我说第 10 段之三是唯一的出路。就第 10 段之二而言，我听到了议事厅内表达的意见，即这已经是若干代表团的妥协。我不想使问题复杂化，但我想知道如果只是写：“一些代表团没有参加或降低了其代表的级别”，而不是“不愿意”。在我看来，这可以被视为一个更为实事求是的表述，除非我们认为现在的表述是实事求是的？然而，为了有可能达成妥协，我们想知道这是否会有所帮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女士。我也要赞扬你为本期主席工作所作的艰苦努力，以及你为推动我们通过本报告所做的出色工作，这对我国代表团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我们 2018 年届会一个非常敏感和关键的时刻，因为该报告反映了我们为裁军谈判会议付出的额外努力，以试图再次恢复其实质性工作，并反驳那些对在本机构有可能进行有价值的实质性讨论持怀疑态度的人。因此，对巴西来说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尽力批准一份有实质内容的报告，以履行我们关于设立附属机构的 CD/2119 号决定，诸如此类。

另一方面，我强调必须充分尊重议事规则，维护主席职位，保护和捍卫裁军谈判会议的公信力，防止侵蚀，防止不当的政治化。为此，我们完全支持代表 21 国集团散发的普通照会以及该集团协调员刚才所作的发言。

首先，我们认为，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或许不应置于仅提及裁谈会工作参与者的项目之下。在我看来，“参与者”仅指那些参加裁谈会的人，这是报告中介绍性或纯粹例行公事的内容，而第 10 段之三之下提到的备注和文件涉及实质性和敏感性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或不直接与裁谈会工作的参与者有关。因此，我认为这些问题在报告中放错了位置。这是我们不能支持的，因为我们认为，在简单地提及裁谈会工作参与者的 B 节出现复杂和实质性的措施是不恰当的。

我想提出的第二点意见是我们没有参加有关第 10 段之二的措辞的任何磋商。我们当然很乐意就这一措辞寻求共识，但我们认为，就其现状而言，它并不完全符合 21 国集团声明中若干国家提出的标准。这是因为，把 2018 年六位主席其中之一单独挑出来，并间接地对该主席含沙射影，这并没有完全尊重或维护主席职位。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守议事规则，我们应该接受轮流和本机构成员主权平等的原则，我们应该作出额外的努力，找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措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你的发言。裁军谈判会议 2018 年届会年度报告的初稿于 8 月 20 日分发，也就是我国担任主席的第一天。在从自那时以来举行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期间，各代表团表示强烈希望以特定方式反映裁谈会 2018 年届会的某个时期。一个代表团提议在第一稿的第 4 段中插入新的措词，但未被接受。也有几个代表团强调了尊重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和主席职位的重要性。为弥合有关代表团之间的分歧，举行了一些详尽的小组会议。他们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和建设性精神。最后，各代表团已经非常接近共同的措辞。你面前的措辞就是结果，反映了所有这些努力。

我现在暂停会议并邀请区域集团的协调员到第一会议室。我感谢口译员的宝贵贡献。

会议于下午 5 时 30 分暂停，于下午 6 时 10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继续全体会议。请允许我提请你们注意，从现在开始，将不会有口译。我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女士。我们在议事厅里还有口译吗？

(以英语发言)

既然如此，主席女士，我是否可以要求你确认举行本次会议符合议事规则第 37 条？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问在座诸位是否一致同意以英语进行会议？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我们非常愿意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但正如你所知，法国非常重视在多边论坛上促进使用多种语言。虽然我们不会反对举行这次会议的共识，但我确实有一个关于这次会议的地位的问题。特别是，当我提到议事规则第 37 条时，我还想到了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的记录，我想确保本次会议的全体会议的记录也将会以联合国的全部六种正式语文发布。

讲了这一点，再说一次，我不会反对共识，但我只想表明一个观点。谢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正是如此。现在让我请秘书作进一步澄清。

卡尔布施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以英语发言)：不幸的是，出于组织原因，我们无法让口译员在下午 6 点后继续工作。口译员已经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一直留到下午 6 点 15 分。然而，会议继续进行记录，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笔译人员将以全部六种正式语文提供逐字记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开始逐段审议报告草案，供其最后通过。我将首先关注已暂时通过的段落。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在继续审议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之前，我认为你应该告诉我们你与区域集团的负责人或协调员进行磋商的结果。我们没有机会听取我们的集团的协调员的适当通报，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些磋商的结果有所了解，然后根据通报的情况，我们可以继续进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与区域集团的协调员一起，询问 21 国集团的协调员，了解他们在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关注或意见。然后，我们建议我们继续进行，看案文是否会获得 21 国集团的共识。然而，我们意识到它并没有获得这种共识。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既然如此，我们仍然面临着这种情况，即似乎某些段落未通过共识被接受，也未被视为是达成共识的基础。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继续推进，通过主席提出的报告草案。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解决这些段落，争取就这些段落达成共识，然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可以继续通过报告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或许可以作一点澄清。我们在第一会议室进行的磋商是非正式的性质。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我不确定我们现在是否正在重新打开案文。我不清楚这里在发生什么。我以为我们会继续前进, 尝试通过或不通过这份报告, 所以我不确定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们并不是打开案文进行讨论。那只是一次非正式的磋商。俄罗斯联邦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 我再次提请与会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即某些发言称就第 29 和 28 段达成了妥协, 这并未反映实际情况。其中的一些提议甚至没有经过讨论, 更重要的是, 并没有确凿的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 非常感谢你。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与我们的俄罗斯同事一样, 我们不认为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反映了对内容的任何共识, 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反映了我们过去三天进行的详尽磋商的结果。因此, 我们并不认为基于它们可以继续推进并通过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津巴布韦代表发言。

奇吉基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我之所以发言, 或许不是为了澄清, 而更多的是因为困惑。我刚才听说我们不应该打开案文。至于有关段落, 在你在几分钟前主持过的会议上经过讨论, 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 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已经关闭。我指的是打开案文的问题。关于此事的讨论是否已经关闭? 我认为它们还可以供人讨论。我们尝试要做的是为它们找到妥协的语言。因此, 打开案文的问题并不成立。

主席(以英语发言): 正如我在发言开始时所指出的那样, 我希望逐段审议报告草案, 以便最后通过, 但首先从暂时通过的段落开始, 然后再进入没有达成共识的部分或段落。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我建议我们在逐段通过之前先讨论待决段落。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的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正如他们所说, 拖延是时间的窃贼。每次你为了审议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推迟进程, 我们都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出于这个原因, 我认为, 我们必须从我们在会议暂停之前达到的那一点起步。我们必须确定是否就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达成了共识, 尽管我似乎很清楚没有达成这种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的发言。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这些显然是非常关键的段落, 我知道这些段落是如何经过了认真的谈判和讨论, 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就这些段落达成共识。那些就这个问题进行小组谈判的人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我赞赏你试图找到某种我们当然愿意接受的妥协措辞。然而, 鉴于我们已经听到的

一些意见，我不能确定，就这些段落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实际上还有其他段落，将使我们达成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根据我的理解，目前只有四个段落尚待审议，第 10 段之二、第 10 段之三、第 28 段和第 29 段，还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就所有其他段落进行了这么多轮磋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为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提出的解决方案源自于我们许多人没有参加的一个小组协商。我们并不了解这种措辞出现的背景。

我特别关注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确立可能在未来对裁军谈判会议不利的先例。因此，这是我看这个问题的立场，特别是降低国家代表级别的问题。这可能会在裁军谈判会议内产生政治影响。对我而言，这不符合国家主权的原则，即国家可派出其认为合适的级别的代表，我不认为这必然会对任何机构的主席或主持者的质量有任何影响。

例如，如果出于任何原因我明天必须去其他地方，一位二等秘书接替我在巴西铭牌后的位置，这是否意味着我降低了我国的代表级别，象征对这次会议的某些成员的对抗？在我看来，这对联合国的多边主义来说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举动，鉴于它在未来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对整个系统的影响，我不能支持这种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很遗憾，我必须在这里反对巴西代表。鉴于我们正在谈论的主席职位的性质，很明显，一些国家有意改变其在这个议事厅的代表级别。这是一个事实：某些代表团拒绝在该主席任期内出席。我认为，这是需要在记录中反映的内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况，裁军谈判会议并不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因此，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不将其纳入某个段落是有问题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 法国是在第四任主席期间实际降低其代表级别的国家之一，原因我们在该主席任期之前和期间都解释过。这构成了法国对形势进行评估的一部分，是礼尚往来。选择我们的代表级别是我们的主权权利，这应该反映出来，因为这是我们所作的发言中表达的事实，我认为没有理由不将其反映出来。然而，话虽如此，我担心我们即将开始对该段的讨论。主席女士，我强烈鼓励你往前推进，并按照你非常明智的建议行事：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通过草案已经商定的段落，然后把重点放在其余的有困难的段落上。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主席女士。我同意前一位发言者的意见，即代表级别是每个国家的主权决定。我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同意的是在报告中反映这一点，因为这将需要在报告中记录一个代表团作出的主观决定，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应采取的方法。在我们举行的非正式磋商期间，我一再提出这一点，不幸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主席选择忽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采取非常坚定的立场，反对提及成员国关于其代表级别的主权决定，正如我们的巴西同事正确地指出，我们中的某个人可能会有其他事情或要参加另一个会议，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一个同事出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决定在主席任期内降低我们的代表级别。

第二，我还要表明，在非正式磋商期间，我们一再澄清，说我们不能接受把叙利亚的主席任期单独挑出来。除了我们的国家立场外，我们认为，作为一项原则问题，任何把某个主席任期单独挑出来的企图都是意在削弱主席职位，我们认为这违反了议事规则。

第三，我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想讨论主席向我们提议的文件，那么我们应该从待定的段落开始，因为我们不认为在本文件中列入尚未达成共识的段落是正确的方法。因此，在我们推进已达成一致的段落之前，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审核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 俄罗斯代表团尽其所能在小组内开辟通向妥协的道路。与此同时，鉴于这些有争议的段落，我们认为即使妥协也不是最好的前进方式，在这方面，我完全赞同巴西大使及其关于设立先例和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的谨慎态度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瑟普滕巴尔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 我认为我们还需要确保报告是有相关性的。相关性的整个问题对我们非常重要。记录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发生的每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就相关性而言，我们需要审视裁谈会的任务。我也同意早些时候发言的巴西大使，因为我们还需要考虑我们今天的行动会给裁谈会造成的未来后果。因此，我支持动议，即我们需要做的是把重点放在分歧方面。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这里显然有根本分歧，在我看来，我们无法弥合分歧。我们当然不同意提及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降低代表级别的主权决定违反了议事规则。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弥合这一根本分歧。我们显然得依赖你，主席女士，但这里有一个明显和根本的分歧，我担心分歧无法弥合，现在或将来都不能。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佩雷斯·阿尔雷斯女士(古巴)(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请允许我邀请你提出一项提案。首先，我们应该看尚未解决的段落，并确定我们能够达成的妥协，因为我认为我们这里所有人都希望通过裁军谈判会议的最后报告。因此，你可以删除不能达成共识的四个段落，我们就可以批准该案文，除非我们不想通过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不想回家。

然而，很明显，具有不同观点的参与者希望报告反映自己的立场。然而，如果我们要有一份反映不同群体立场的报告，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普遍认同的措词或表述方式。我认为，就目前而言，议事厅就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未达成共识。一种可能的选择可能是重新编写段落，并把这些问题的另一个位

置。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我们是否可以在报告的其他地方插入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或许在关于其他事项的 H 节中？

与此同时，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表述似乎非常详细。也许我们只需要一个非常粗略的段落，以更粗略的方式反映这两个问题或立场。然后，我们可以附上文件或逐字记录报告的文号或会议记录的文号，这样就行了。

首先，我们都想裁军谈判会议能有一份最终报告。我肯定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它。第二，对于一个具体问题存在不同的立场，你目前的报告草案中对其反映的方式没有获得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的是提出某种表述，并将其放在案文的另一部分，有可能是在 H 节中，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单一段落。例如，你还可以提及全体会议的逐字记录、反映各代表团不同立场的内容、裁军谈判会议文件清单中的附件、以及所有已分发并将列入文件清单的文件或普通照会。

事实的真相是，没有就案文中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当前的表述达成共识。在此，我同意津巴布韦代表的意见，即我们讨论的不是我们是否要打开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措辞问题。这些段落本来就尚未关闭。我们仍在就其进行谈判。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出更多努力，试图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真正的妥协。如果没有妥协，那么这些段落将不会被通过，也不能列入报告草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着手通过案文中真正获得共识的所有段落，我们将会有一份最终报告。这是我的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当然相信，正如我们的古巴同事所建议的那样，将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移至报告后面的部分的想法将获得共识。坦率地说，这些段落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原因决定不通过这些段落，那么我认为可能有必要打开本报告的其他部分。我想明确表示，在就所有内容达成一致之前，没有就任何内容达成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 我也要感谢我们尊敬的古巴同事试图找到前进的方向，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就报告达成一致，这一点毫无疑问。关于位置问题，这是一个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担心试图在报告中找寻另一个位置不会获得共识。如前所述，这些段落是经过长时间讨论的结果，已经对它们作出了妥协。离我们最初的出发点，我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众所周知，我们初始立场和提交的初始修改方案比现在的措辞要强硬得多。

我们认为，我们面前的措辞确实尊重了各方划出的一些红线。它没有指名道姓地单挑出特定国家。它没有提到我不打算明说的具体问题，但是在第 10 段之三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里也是有妥协。因此，我强烈敦促裁谈会所有成员作出真正的努力，尝试就我们设法实现的这一非常脆弱的平衡达成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克雷欧伯利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主席女士，并感谢古巴提出的建议。与我的美国和法国同事一样，恐怕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措辞历经多个小时的谈判。主席女士，这代表着你试图在不同意见之间找到平衡，我认为你已经做得很好。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已

准备好接受它，但不能将它放在案文中的任何其他位置，必须将它保留在原来的位置，所以我们不支持古巴的提案。主席女士，我们可以围绕这个问题周而复始绕圈子，但我们需要从这里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讨论，我们将一事无成。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我觉得有必要发言，澄清之前发言者中的一位提出的一个问题。确切地说，关于当前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我听到两个代表团提出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表述，而这是我们过去三天举行的非正式磋商的一部分。其中之一措辞反映了共识，但这根本不准确。这一措辞历经长时间的讨论和谈判，但从未达成过共识。

另一个代表团认为，这些段落反映了主席寻求达成共识的企图，虽然我认为这更准确，但它们显然没有反映任何共识。

第三，主席女士，关于我们往前推进应该采取的程序性方式，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循迄今为止主席通过不同段落所采用的模式。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务实的，即正式通过已经经过进一步审核被通过的内容，而在处理尚未通过或达成共识的段落的时候，就好像它们已经经过进一步审核被通过一样，因为有些问题的状态需要澄清，之后我们才能往前走，着手通过。

因此，我重复我的立场，即在我们着手正式通过该文件的任何段落之前，我们需要处理这些悬而未决的段落。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已建议我们首先通过已经暂时通过的段落，但如果裁谈会希望继续处理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我们可以这样做。我想听听你们对该如何进行的看法。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正如我所说，正如我们在整个今天下午的会议上所听到的那样，这些段落存在一些基本问题，我认为我们无法就其达成共识。我们听命于你，你可以按你的意愿决定如何进行，但我看不到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某些措辞勉强达成一致都非常困难，而措词又与你在草案中提出的有所不同。我只是看不出来，在这个大议事厅里，我们如何将能够就这些段落达成任何一致。

再一次，当然，我们听命于你，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正视我们在这里遇到的现实。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段落存在一些真正的根本性意见分歧，我们可以这里想辩论多久就辩论多久。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所以，主席女士，还是由你决定应该如何进行，但我认为我们需要面对这一根本现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在我对你的提议的回应中，我说我对第 10 段之二并不满意。我认为这是主席提出的一项妥协，这也许也适用于其他可能在非正式磋商中未经过进一步审核获得共识的段落。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它来自于主席，你问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种妥协。我把当前的案文视为妥协。

当然，如果我们打开文本，那么那些主张“A”的人会说“A”，而那些主张“B”的人会说“B”，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根据我的理解，这是主席的提案。这是为达成共识的尝试，基于这种理解，我同意该提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可否请求澄清，因为我听到各位尊敬的代表在这里发言，谈论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地位，而我越听越困惑。有些人将其定性为主席的案文，有些人将其定性为一小部分参与者妥协的结果。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正如一些代表团所说的那样，案文是在一小部分成员国之间进行谈判的结果，那么我是否可以问一下，裁军谈判会议 60 多个成员国中有多少国家参与了这一进程？因为我相信你会同意，一小部分国家不能代表裁军谈判会议或其他成员国。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些案文不过是需要在这个大议事厅获得共识的案文而已。正如你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案文没有达成共识。我完全同意前面发言者的看法，即对于这两个群体和我们而言，这里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问题。根本问题是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和惯例受到威胁。不应让裁军谈判会议沦为诋毁和非法化成员国的政治平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阿根廷代表发言。

普若芬先生(阿根廷)(以英语发言):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得到一份最终报告。在我们看来，有四个段落显然没有达成共识。我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参加一个正式会议，可能很难在正式会议上推进四个没有达成一致的段落，所以我建议我们 and 所有参与者一起进入非正式会议，并试着看看我们能否达成共识。换句话说，例如考虑新西兰的提案，关于第 10 段之二，“不愿意”改为“没有参加”，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没有主观立场。因此，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案文有某些变化，有关各方是否同意继续进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甚至改成非正式会议也没有任何意义。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本议事厅未就转为非正式会议达成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伯尔卡特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发言是要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 21 国集团在其关于必须遵守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的声明中所表达的立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们休息五分钟。

会议暂停片刻。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仍在等待我向秘书处提出的询问的答复。我要求澄清第 10 段之三和第 10 段之二段的地位，我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出席该案文谈判的国家的数目。

主席(以英语发言): 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是尚未暂时通过的段落。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 举行了多次详尽的小组会议, 以弥合有关代表团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 这些代表团在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期间对有关段落表示关切或发表意见。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展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精神, 最后, 各代表团非常接近就共同措辞达成一致。你面前的案文是反映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再说这一措辞并未反映任何结果。有一些尝试, 这没错。你对此已经完美地进行了描述, 每个人都试图达成协议。在某些时候, 我们接近达成协议, 但我们不能假装我们面前的案文是这些讨论和磋商的结果。这是我和主席的根本分歧所在。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我不打算催促秘书处告诉我有多少会员国参加, 但我是否可以认为参与这一进程的会员国不足 10 个?

主席(以英语发言): 有六个国家。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俄罗斯联邦现在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 据我了解, 秘书处遵循保密的原则, 但这并不妨碍参加这些磋商的代表团站出来并自报家门。俄罗斯代表团是参加这些磋商的代表团之一。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建议我们休息五分钟。

会议于下午 7 时暂停, 下午 7 时 25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们现在继续全体会议。

据了解, 有些代表团希望讨论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如果裁谈会想就其开展工作, 我们愿意为讨论提供便利。现在可以发言了。

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我不确定要讨论的是什么。由于各国已经有过机会谈论这些段落, 我不确定再继续或开放相同段落的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真觉得我们会不知所终。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首先, 我认为有四个待决段落, 而不仅仅是两个。其次, 我认为我们需要就这些段落的法律地位达成一致。在我们继续正式通过报告之前, 这是我们在唯一可以讨论的事情。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我请津巴布韦代表发言。

奇吉基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 我想确认, 21 国集团已准备好并愿意就共识案文开展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正如我先前所说,第10段之二和第10段之三,关于这些段落的小组讨论非常密集。至于你提供的书面案文,虽然我们认为它程度不够,但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它代表了我们在这个议事厅就这些段落达成共识的最佳机会。正如我先前所说,移动这些段落的位置的提议不会获得共识。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编辑和修改它们也不会在这个议事厅内获得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我希望能澄清我们的议事状况:我们继续讨论的方式以及我们通过本报告要遵循的路径。我刚刚听到一些我难以理解的事情,即段落的法律地位。我想寻求一些解释,也许秘书处可以告诉我们段落的法律地位究竟是什么。

然而,就我们而言,我们面前有一个案文,代表你在本机构为达成共识的最可行的尝试,目的是通过其年度报告,你努力组织和开展讨论,这一尝试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这就是我们对该文件的看法,即使它本身并不完美,离完美还差得很远。而且,正如我在就几个段落表达意见时所说,包括前面提到的那四段,我们已经偏离我国立场很远。但正如我所说,为了妥协,为了通过一份文件,我们愿意接受这些。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不打算将前几位发言者的发言形容为无稽之谈。首先,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要明确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一段。第二,我要求发言,以呼应21国集团协调员所说的话。我国代表团愿意参与认真的努力,以达成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各代表团提议。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普若芬先生(阿根廷)(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重申阿根廷可以接受第10段之二和第10段之三。尽管如此,我们理解一些代表团认为第10段之二有问题,我认为巴西还有新西兰也解释了这方面的一些原因。新西兰提出一项建议,即改变案文,但没有任何人回应,所以我想知道这个议事厅中是否有任何国家对此有回应。

但是,关于第10段之三,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这一案文的理由。提交给裁谈会的文件有三个,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段落,因为这三个文件虽然很可能涉及同样的问题,但却截然不同。因此,我认为,第10段之三至少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段落。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请俄罗斯联邦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为了清楚起见,新西兰的提议与他们以前在小组内的提议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关于事实的澄清。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是否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对新西兰的提议持灵活态度,但难以接受插入“或降低其代表级别”的文字,原因本代表团已经提供,解释记录在案。

第二，在提到第四任主席时，我国代表团无法接受在第 10 段之二的第二行间接地把我国的主席任期单挑出来。

第三，我国代表团没有就第 10 段之三的实质内容提出反对。我们不同意的是这一段的位置。这些是正式文件，需要根据裁谈会的惯例处理，而且就这些具体文件的位置没有达成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相信我之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我们的谈判中，在小组讨论中，有一个根本问题。坦率地说，叙利亚不希望文件中被点名。我们中的一些人试图找到一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该关注的办法，因此我们建议用“第四任主席”的措辞。我真是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就该段达成共识。关于第 10 段之三，说实话，我认为案文没有问题，它反映的是事实。我真是不明白第 10 段之三有什么问题，但在这个议事厅内显然没有就其达成共识。又一次，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继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们真不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的立场，并听取其他代表团重复的意见，但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我认为，每个人都很清楚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没有法律地位。它们的案文是 65 个会员国中的六个会员国这一小团体生成的，因此不应指望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会员国简单地接受已商定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到了叙利亚代表的发言，即没有达成一致。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未获得共识，我们现在必须要承认。这个案文已经成为历史。虽然我对此表示强烈的怀疑，但如果真的有意愿通过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我认为有办法实现这一目标，但这需要那些坚持片面叙述这个问题的成员国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裁军谈判会议沦为诋毁成员国的恶意论坛。就我们而言，我国代表团重视你的主席职位，重视你的努力，并全力准备与你合作，以确保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尽快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担心我们在这里绕圈子。简要回应前几位发言者就第 10 段之二所说的话，叙利亚代表在小组讨论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他的红线是什么。其中包括不点名叙利亚或叙利亚主席，不提及它对其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我认为第 10 段之二反映和尊重了这些红线。

我也有尊敬的伊朗代表所表示的同样的遗憾，即我们不得不不断重复我们的立场，我当然同意我们需要向前推进的看法，然而，认为小组讨论没有法律地位，不能作为主席作出提案以便通过案文的基础，对此我不敢苟同。这是所有多边论坛的常见做法，一直都有小组讨论，显然，确保每个人都能拿到案文并对其采取立场，这是很重要的。但再一次，我们真的无法接受质疑该程序的有效性或正当性。我想补充一点，就程序而言，议事规则并不禁止主席按他或她希望的方式组织会议和磋商。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贝克提库苏玛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首先, 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为起草最终报告所作的努力和辛勤工作。

我一直在仔细聆听所有讨论和观点, 似乎我们在寻求共识方面面临严重困难, 而且我们正在绕圈子。因此, 主席女士, 我国代表团无意冒犯, 但建议我们在思路打破常规。我们建议, 作为一种替代, 我们只做一个某种程序性的报告。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时间限制, 更好的做法是, 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一句话的报告, 记录裁军谈判会议举行了 2018 年届会, 所有意见和所有立场都相应地反映在记录中? 我非常尊重这个庄严的机构, 但我们也必须履行我们在议事厅以外的承诺, 这是我以前作出的承诺。因此, 我虚心地提出我们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关于第 10 段之三, 我认为, 我们已经同意该文件不是由一个小组提出的, 而是由多个小组提出的, 我认为, 第一个小组有 23 个国家, 此后还有第二组和其他组, 然后还有叙利亚。这些只是事实, 我认为这些就是事实, 反映在案文中, 不太可能否认。

关于第 10 段之二, 同样地, 我认为, 在所有的安排的磋商之后, 你试图提出妥协案文。这就是我对它的看法。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是否重新打开案文以进行新的审议, 并试图找到新的妥协。然而, 我认为这个案文就是妥协, 所以要么我们必须通过它, 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这种妥协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或者我们重新打开案文, 既然如此, 我恐怕得同意印度尼西亚, 我们可能得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伍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我这么说真的很勉强, 因为澳大利亚真的希望有一份共识报告。但我不确定我们如何向前推进, 我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同事讲得很有道理。不幸的是, 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某种技术性或程序性报告。这并不会改变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完成了大量工作的事实, 我们确实通过了四份附属机构的报告。但我们需要正视现实, 即我们不能就目前的草案达成共识, 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能够谈判出可以达成共识的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那些已经发言的人强调我们必须推进我们的工作, 我完全同意。显然, 主席努力就这一段达成一致, 而议事厅内显然没有达成共识。几个代表团发言对该提案表示严重关切。因此, 唯一的出路是将这些段落放在一边, 并继续通过报告, 因为就这些段落没有达成共识。

关于第 10 段之三, 需要商定这些关于文件的段落的位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去掉这些段落往前推进, 就此没有达成共识。请允许我谈谈我们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同事刚刚作出的提议。我坦率而真诚地认为, 这是我们完成这一进程的唯一途径, 因为正如我先前所说, 如何处理案文中的各种问题这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 我认为技

术性或程序性报告的想法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因此，我感谢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同事提出这一非常及时和有创造性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计颖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正如我们的法国同事早些时候提到的，对我们来说，没有口译，会议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但我们已经准备好克服这个问题。我准备了饼干，以防会议万一拖延到明天早晨，我国大使已经离开了。

我们的一些同事，他们聪明而智慧，再次询问了有多少国家和多少代表团参加了小组磋商。我是其中之一，参加了磋商。我们昨晚工作到很晚，我们一直工作到晚上 10 点。坦率地说，正如我先前所说，我对来自各个国家的同事非常粗鲁，我说我并不想因为我的粗鲁而寻求他们的原谅，我只是想推动事情往前进展。事实上，我们就我之前作的提议开展了工作，而第 10 段之二当前的版本是从我的提议演变而来的。我们现在非常接近，我们几乎已经到达。我相信，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克服障碍，弥合分歧。我们现在人数更多，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有更多聪明和智慧的人，他们的英语讲得比我更好。我听命于你，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克服这个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 刚才作出的提议有多个涉及去掉四个有争议的段落并继续通过报告，我只想对这个想法作出回应。这显然不是我国代表团愿意接受的事情。如果我们要通过一份有意义的报告，那么它必须反映今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回避一些问题，它就做不到这一点。其中特别包括叙利亚担任主席的问题以及与通过附属报告有关的某些其他问题，我们必须包括这些内容，才能有一份有意义和平衡的报告。因此，这不是我国代表团可以接受的选择。

至于我们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同事提出的明智建议，我确实认为这样做真的很遗憾，特别是考虑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也是昨天晚上参加小组讨论到很晚同事之一。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就更有意义和实质性的报告达成共识，因此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由于没有意愿实现这种脆弱的平衡，我担心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因此，作为妥协和唯一的出路，我们愿意给予考虑，哪怕在我们看来这将是一个真正的遗憾。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联合国代表发言。

克雷欧伯利先生(联合国)(以英语发言): 请注意，显而易见，我们无法接受通过省略了我们无法达成一致的四个段落的报告。

虽然我喜欢饼干，虽然我很想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一边吃饼干，一边就这些段落达成一致，正如其他人多次说过的那样，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因此，主席女士，在我看来，你现在需要作出结论，决定你是否已经穷尽所有选择来就这些段落达成一致。如果这是你的决定，那么我认为你有两种选择：你可以继续尝试通过此报告，或者我们沿着印度尼西亚同事提出的程序性报告的路线前进。正如其他人所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沿着程序性报告的路线前行，那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这是我们准备接受的事情。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马丁内斯先生(阿根廷)(以英语发言): 我们准备继续工作。我宁愿明天不用再吃饼干, 并试图在今天晚上结束工作。然而, 如果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然必须寻找另一种方式, 但我们仍然准备好工作, 我认为值得做出最后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白俄罗斯代表发言。

尼古拉奇克先生(白俄罗斯)(以英语发言): 首先, 主席女士, 感谢你为完成今年这次富有成果和成效的届会的最后工作所作的出色努力。我只有几点评论。

第一点涉及对事实的全面反映。我不愿引用滚石乐队和他们的著名歌曲, 但是, 就我们而言, 关于不允许附属机构 5 接受 1540 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进程的某些问题, 我国代表团并没有坚持要求对此进行反映。我们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问题被不必要地政治化, 我们希望有一份共识报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意见。

另一个意见涉及第 28 段。白俄罗斯在小组磋商中建议对第 28 段最后一句进行补充。在我们看来, 这可能有助于解决分歧, 包括与附属机构报告的提交和实质内容有关的分歧。

我还想强调, 我们向小组提出的提案还有第二部分, 即删除第 38、42、46、54、58 和 62 小段中的第二句。我们还认为第 50 段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但是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提议的第二部分取决于对第 28 和 29 段的妥协。

我们的第三点意见是, 我们准备好一直工作到我们灵魂出壳, 哪怕我们所有人需要靠饼干维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如果有用的话, 我愿意在这上面花更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已经为本报告作了大量投入, 它包含了我们需要向第一委员会传达的大量重要和实质性的结果, 所以丢弃所有实质内容真的很可惜。如果需要, 我们愿意留更长时间, 试图就这四个待决段落达成某种一致。

我认为主要问题是第 10 段之二。至于第 10 段之三, 虽然我并不真正认可它的位置, 但我们并不反对它本身, 因为它仅仅涉及散发的文件, 我们最终可以接受它们在不同的位置。我不认为因为这些参考文献的位置而取消整个报告是有道理的。我认识到第 10 段之二的问题显得更为复杂。我不知道解决第 28 和 29 段有多困难, 但可能并没有那么困难。因此, 在我们看来, 因为只有三行的一个段落而舍弃整个报告, 在当前这个时候会有些极端, 我们愿意在此进一步努力。

至于这些表述的系统性影响, 我认为有些表述并不恰当, 例如说一些代表团“不愿意”, 因为裁谈会无权定义各代表团的意愿。根据新西兰提出的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 或许更为实事求是的做法是说代表团没有参加, 或者他们决定不参加, 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意愿。每个代表团是否愿意参与可能出于不同的理由。

因此, 为了实事求是, 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调整, 我不认为这降低了他们的代表级别。由于他们在不同的文件中所表达的理由, 他们可能改变了他们的代表级别, 但“降级”一词对裁谈会和代表团本身都是非常消极的。我认为没有人应该感到低人一等。当然, 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代表级别, 或就级别做出决定, 在你

提出的特定文件中解释了原因。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可以至少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一段将大大改善。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津巴布韦代表发言。

奇吉基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我们可能正朝着技术性或程序性报告的方向前进。正如我先前所说，21 国集团准备好开展工作，达成一致的措辞。大量工作在今年期间得以完成，特别是在附属机构中。因此，本集团准备继续开展工作，以便我们能够最后完成向大会提交的报告，这是我们每年都该做的。

在发表这些意见时，我和巴西大使以及我的白俄罗斯同事一样，对我们遇到这种僵局表示遗憾，并重申我们继续努力的意愿。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就一或两段达成一致而舍弃整个报告。我今天早些时候不在这里，但我被告知关于附属机构 4 的报告没有达成共识，因此不再包括在案文中。那涵盖了我们认为应该包括进来的大量工作，但因为没有达成共识而没有包括进来。然而，我们这里却有其他没有达成共识的段落，这意味着我们正在使用不同的标准。如果一个段落没有达成共识，我们是解决它，还是我们放弃它并继续通过报告的其余部分，因为我们已就报告的其余部分达成一致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让我再次表明，除非就所有内容达成一致，否则没有就任何内容达成一致。关于第 10 段之二，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那样，这显然是主席为就这一段达成妥协所作的理智的尝试，我也愿意接受，但我代表团绝对不能接受再对该段进行商榷。因此，再一次，如果企图不处理这四个段落并去掉它们，我国代表团将不会同意，而其他先前的段落是否已经商定并不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 我想对我们尊敬的白俄罗斯同事的发言作出回应。我们的同事在关于第 27 段和第 28 段的小组讨论期间作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提议，尽管它没有涵盖我们所有的关切，但这项出色的提议的优点是至少涵盖了参与了这次讨论的所有代表团怀有的大多数关切。至少就我而言，我们准备支持这项提议，但必须按照白俄罗斯同事在会议期间的建议予以反映，并且要意识到不仅是第 27 和 28 段，还涉及到的其他段落。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白俄罗斯和法国的同事，我也持相同立场。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关于第 28 段和第 29 段，我看不出有什么困难。谁会反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提案？还有一件事，如果我没记错，我也就第 29 段作了提议，但这里并没有。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该提议，然后我没有被邀请参加后来的磋商。我很惊讶，中国不是一个小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国是一个小国，但你主张的权利，我也享有相同的权利。

纪浩军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是的, 但我是副手。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是参赞。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但是, 整件事奄奄一息, 缺乏基本的尊重。我是被排除在磋商之外吗?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错, 但我的提议被遗漏了, 我没有被邀请参加磋商, 对此我真的很不满。

现在, 回到第 10 段之二。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想帮忙。伍德大使说他不想再往前走了, 但我们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就量子物理而言, 有时候我们并不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当你想看见什么事情时, 它们会消失。当猫在黑暗中时, 它可能还活着, 当你打开门时, 它已经死了。因此, 我们有很多不确定性, 而不确定性可以带来机会。我们可能会活着离开幕后, 我们可能会救活报告。因此, 我的建议是, 如果我们的法国同事允许, 以及按照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的提议, 我们是否可以更改“降级”一词? 我们可以说: “调整他们的代表级别”吗? 我想向前推进一点, 因为我想提议一揽子交易, 我恳请我的法国同事等几分钟再回应我的提议。

根据磋商和会议, 我想删除“担任”, 并将其替换为“期间”: “在第四任主席期间”。然后, 在本段末尾, 我们可以添加括号, 其中插入“CD/2137”。然后,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段落, 一个新的第 10 段之三, 说“许多代表团强调尊重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和主席职位的尊严的重要性”。在那句话之后, 我们再添加另一对括号, 其中插入“CD/214X 和 CD/214Y”。然后, 在此基础上, 我们将包括这三份文件的之前的第 10 段之三移至 H 节。

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 让我们都给对方留面子, 我们可以下台回家, 我们需要一块石头或一快木头才能下台, 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谢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你的发言。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我的中国同事显然没有听到我刚才所说的有关第 10 段之二的話, 但我认为你似乎提到了想改变该段的一些措词。如果你想改变那个段落, 那么我将要求, 我们在该段中加上“叙利亚”这个国名, 而不是用“第四任主席”, 我同意这样做, 如果我们也能同意我的提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 遗憾的是没有口译, 我本来希望用中文回复我的中国同事。我只是想说我想回家, 但我感谢他的提议。

我只有几点意见。首先, 我不确定重新打开案文并提出新的一揽子交易会有效果, 我不确定这样做是否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 关于我们“降低”代表级别的提议, 在我们参加的非正式讨论中, 我们非常明确地表明, 措辞我们可以灵活, 你也参加了这些讨论。然而, 这种灵活性也有一定的限度, 因此, 这方面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接受措辞。这是我们拥有的主权, 我们也有权表达我们降低了我们的代表级别这一事实。鉴于我们对叙利亚代表团担任裁谈会主席的公信力和程序合法性的关切, 我们限制了我们的参与程度。

我很高兴考虑任何一种措辞, 但我担心你提议的一揽子交易从根本上改变了本段的平衡性, 我们已经离我们最初的提案相去甚远。话虽如此, 关于“降低代

表级别”这一说法，我很乐意开展讨论并提出替代性的措辞。我不仅要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还要通报我的上级，现在这么晚了，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我仍然不确定，所描述的这笔交易会在这个议事厅里获得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关于“降级”这个词，我很灵活，也许我们可以用“有限级别”、“调低”或其他表述。只要其他代表可以接受，我对此没有太大的意见。关于写“担任”还是“期间”，我都可以接受。但我只是想让其他人更容易接受，如果我们将“担任”改为“期间”，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另一方面，如果各位同事不想改变它，如果他们不能在不触及现有第 10 段之二的情况下接受一揽子交易，那对中国来说没有问题。然而，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交易，但我不确定关键各方是否愿意接受它。我们的法国同事说我们又一次走得太远了，我不同意。我相信我们正在一步一步越走越近。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创新思维。我知道这个议事厅里有很多其他外交官比我自己聪明得多，我呼吁他们帮忙。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我们面前的提案内容如下：

“第 10 段之二：由于全体会议记录和裁军谈判会议文件 CD/2137 所反映的发言中所述的理由，一些代表团决定不参加叙利亚担任主席期间的磋商和会议或降低其代表级别。”

中国代表能否澄清？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我从未提议说“叙利亚主席任期”。在我的提议中，我没有触及“第四任主席”这一说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 这是另一个代表团提出的，它综合了两项提议。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这是正确的方向。情况越来越糟。大使，我恳请你给我留面子，我也会给你留面子，行吗？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主席女士。这不是关于面子，留面子，丢面子，你怎么说都行。

从根本上说，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尝试了许多方式。一些国家试图找到陈述事实的方法。我们无法在这里达成一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话可讲。处理这个问题方法有根本的分歧。我们可以待在这里，直到凌晨。我们不会就本案文达成共识，正如你看到的那样，关于这些提议在过去一个小时我们反反复复。我认为这没法弄。像这样绕圈子，一个国家质疑另一个国家提出的提议的基本依据，我们将一事无成。

因此，我真诚地认为，目前我们需要寻找另一种选择，我们中的一些人质疑这些由主席提出的段落的根本合法性，如果这个议事厅中的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谈判其中一些有争议的段落，那么他们是在自欺欺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由于主席昨天主持了磋商, 来自主席的关于磋商的任何提案都应反映这些磋商的真实情绪和结论。

显然, 主席提议的措辞并没有忠实地反映这些磋商的细节。其次, 有人提出另一个问题, 即它没有反映出这个议事厅更普遍的情绪。在听取了美国代表的发言之后, 我不需要对中国的提议发表评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当然, 我们不能将共识强加于人, 但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这些小范围磋商的代表团而言, 要求他们“要么接受, 要么不接受”案文也是不公平的。我认为, 每个成员都有权力完善措辞, 即使我们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小范围磋商。因此, 我很难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 因为根本没有意愿完善措辞, 对其进行妥协和改进。我认为, 这个机构的性质就是一个谈判机构, 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就措辞进行谈判。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还认为, 除非成员们不希望有一份有意义的报告, 不高兴看到裁军谈判会议往前推进, 否则通过一份有意义的报告真的值得努力尝试。这我也不好说。我认为这一段还有改进的余地。有迹象表明, 各国愿意有灵活性, 并寻求解决办法。在我看来, 一些措辞可以改变, 而其内容不会真正受到影响。没有任何改进的余地, 这对我来说难以接受。我并不担心这些段落的法律地位, 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试着就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段落达成一致。然而, 正如我所说, 对于没有参加这些讨论的大多数成员而言, 如果没有机会尝试完善和改进措辞, 也是不公平的。因此, 我再次向你呼吁, 看看我们是否至少可以有一些改进和操作的空間。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皮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我只想呼应并支持美国大使所说的话。我认为现在是启动我们的计划 B 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必须开始考虑我们在这里所作所为的影响。在我们讨论附属机构的报告时, 我们已经遇到类似情形, 在我看来, 加拿大大使当时雄辩地阐述了这种情形。我想在这个大厅回忆一下她的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也许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对批评这些讨论感到遗憾。我希望我们把时间只花在措辞上。但再一次, 因为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因此我想强调, 关于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 有人觉得讨论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中国对此感到遗憾, 但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这就是现实, 我们不得不面对它。

我们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报告是更严重的祸害, 这将是裁军谈判会议消亡的开始。就我自己来言, 这可能意味着我肯定没有机会成为中国驻裁军谈判会议的大使, 这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年轻同事, 是非常不幸的。我知道我们都有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但我们也有巨大的利益要维护, 那就是这个庄严的机构的价值和重要性, 它必须继续其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 中国代表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这个议事厅面临的困境。其实很简单。我们是否会为了挽救报告而牺牲四个段落,还是我们准备为这四个段落而牺牲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仔细聆听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明智意见,我想说,虽然我尊重我的邻座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的提议,我们真的不该放弃我们达成报告的目标。鉴于我们为本届裁军谈判会议付出的巨大努力,鉴于绝大多数成员国决心在裁军事业中取得进展,如果我们未能达成共识并取得结果,这对我们的集体努力将是一种挫折。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真心敦促那些支持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代表团表现出灵活性,允许报告通过。

我还必须补充一点,这里我们在一个多边论坛上,没有那个小团体或成员国集团可以期望其他成员国即大多数成员国简单地接受他们在小范围内决定的事情。我这样说并不是不尊重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确重视他们的努力,但与此同时,我们都应该尊重彼此的主权,尊重我们在这里都拥有独立主权地位这一事实。我们需要时间,我们必须能够讨论报告中的任何内容,然后就其达成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是否有代表团希望发言并提出建议? 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 我认为有一项提议,不是由我提出的,这项提议非常简单。如果我们不能就段落达成一致,那就让我们放弃它们吧。我们现在面临着困境,我已经向裁谈会提出,我们是否应该为这四个段落而牺牲整个报告,牺牲我们的共同利益?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再次表明,我国代表团不会同意去掉这四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 我必须再次向我的同事道歉。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的立场。我们不能同意去掉这四段。我们很乐意采取任何其他方式。特别是,我们支持程序性报告的想法,但去掉这四个有争议的段落将极大地使报告失衡,这是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处理我之前作出的提议,即我们增加另一个第 10 段之三,并将所列文件移至 H 节。各位同事尚未对该提议表达意见,第 10 段之二现行的表述保持原样,我们再添加另一个第 10 段之三,内容我刚才已经读过。我们将这三份文件移至 H 节,不改变“降级”和“担任”的措词。我们保留原文的早期版本的所有内容,即第 10 段之二的当前版本。

我敦促所有各方保持灵活性。我知道我们都需要受到尊重。比如我,我很不高兴被排除在第 29 和 28 段的磋商之外,因为我作出了重要的提议。我们可能会非常生气,因为我们没有受到尊重,但我们现在正在谈论最终解决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可否请中国代表逐一重复他提出的主张?

季浩军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第 10 段之二目前的措词应保持不变,甚至保留“降级”一词,没有任何改变。在第 10 段之三中,许多代表团强调了尊重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和主席职位的尊严的重要性,是主席职位还是主席岗位?我请英国同事纠正我。我要重复一遍吗?事实上,我没有书面稿,这只是我的想法,所以如果你让我再读一遍,它可能与我以前读过的版本有所不同。

我的提议的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移动当前的第 10 段之三,并删除文件上的句子。我们将(a)、(b)和(c)下列出的这三份文件移至 H 节。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被接受,但说实话,有些同事可能会因为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尊重感到气恼,但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也许这是我的错,因为我忘了邀请你们,但这些磋商并非由我组织:我被邀请参加,实际上我参加时有些不情愿。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你,主席女士。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提议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但是,如果在第 10 段之二中我们可以用“叙利亚”代替“第四任主席”,我愿意就其进行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现在请白俄罗斯代表发言。

尼古拉奇克先生(白俄罗斯)(以英语发言):首先,回应我们的中国同事,我们对第 28 段的提议实际上是基于他对第 29 段的用语,我们受到启发,试图克服该段的僵局。关于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的提议,我们认为,这项提议似乎以平衡的方式反映了立场的分歧,因此我们或许应该给予考虑。也许如果案文有书面形式或在屏幕上显示案文,就其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会更方便。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里凯先生(法国)(以英语发言):我再次感谢我们的中国同事的努力,即使这些努力可能是以他光明的前途为代价,我非常希望不至于此。关于这项提议,再一次,我们赞赏试图弥合分歧的想法,但我不确定我们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因为我担心这项提议不会被我国代表团所接受。我不能同意这样的想法,即决定不在第四任主席或叙利亚主席任期内参加会议或降低参与级别违反了议事规则。

尽管我们尊重议事规则,尽管我们极度重视尊重这些规则,但我们不能接受这两个句子应该彼此相邻。这只会造成这样的印象:那些决定不参加或降低其代表级别的代表团的行为违反了议事规则,这是我国代表团所不能接受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可否请我们的中国同事澄清他对第 10 段之二的立场?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由于我们的美国同事早些时候说他准备打开这一段,有些国家想改变“降级”,我提出将“降级”改为类似于“调低”的建议,但当我改变一个词时,来来回回,参与者也想改变其他词。这可能引起进一步的争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我们保持原文,不改变其中任何一个词。

我还敦促我们的美国同事不要用“叙利亚”取代“第四任”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对我来说,接受“第四任主席”这一表述已经很勉为其难了。

然后我们添加另一个段落，并将其余部分移至 H 节。这是一个新的平衡，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可以使我们 21 国集团的同事高兴，而且不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也许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在不改变第 10 段之二的现有措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添加我先前提出的案文，放在括号内。我们可以提及关于主席职位提交的普通照会，然后我们将添加文号为 CD/2137 的文件。然后，在我之前提议的段落之后，忆及许多代表团强调尊重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和主席职位的尊严的重要性。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用带括号的案文，我们会引用在普通照会中所陈述的内容，诸如此类。

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得到关键各方的同意。中国不是这场纠纷的一方，我必须指出这一点。我正在做的完全是份外的工作，我只想帮忙而已。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回应我的中国同事的提议，我认为我已明确表明我国代表团对此的立场。他谈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对此我同意。不幸的是，中国的提议使我们进一步远离共识，它使我们倒退。我再次说我不支持中国的提议，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我需要整晚坐在这里并继续申明这一点，我乐意这样做，但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前进，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选择。

又一次，如果你愿意，我会继续发言这么做，所以，主席女士，此后你想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你。不过，关于我们尊敬的中国同事的提议，我相信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的意见。如果你想进一步讨论这个提议，我很乐意这样做，但我会坚持要求我们用“叙利亚”替换“第四任主席”。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普若芬先生(阿根廷)(以英语发言): 我再次重申，我们对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感到满意。我听到叙利亚代表团不反对第 10 段之三的内容，我也听到第 10 段之二有可能包括在报告中。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事情。

中国作出了一项新的额外提议，我不得不说它没有坏处。这是我们的意见。也许我们需要就措辞作一些工作，给它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找不到出路，那么我们就没有报告，但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拿出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捍卫多边主义的工作和重要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贝克提库苏玛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想通过你再次请裁谈会各位尊敬的成员考虑我的建议。在这场辩论中，我们周而复始绕圈子，没有任何结论。但再一次，请不要误解我国代表团，我们需要向前迈出这一步，我们感到遗憾。但我国代表团再次认为，我们宁愿有一份报告，而不是根本没有报告。有一份程序性和技术性报告，我们仍然可以保留所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仍然尊重所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仍在讨论中，我们并不是要消灭这个或那问题。

我知道我们并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报告，但是，这是我们挽救本次裁谈会最有希望和最后的一次尝试，而不至于没有报告。我一直在仔细聆听，我们只是在绕圈子，我尊重不同的立场。我们尊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立场，我们尊重叙利亚和

其他国家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双方都想保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不并想消灭对方的立场，所以我恳请这个庄严的机构重新考虑我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亚阿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我想正式表明我们对中国的提议的立场。

我要感谢我们的中国同事为使我们达成共识而所作的不懈努力。自昨天或前天以来，他一直为此工作，不幸的是，这些努力未能使我们达成共识。虽然我欢迎并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提议，即将第 10 段之三移至 C 节，并增加新的第 10 段之三，但第关于 10 段之二的提议仍然没有解决我已经表达了并被会议记录在案的关切。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我不确定技术性报告是什么样的，也不确定它会如何处理已通过的附属机构的文件和报告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些报告是否仍然可以作为技术性报告的附件，或者它是否能有手段将它们转交给大会。如果的确如此，也许我们不应该丢弃这个提议。与此同时，我记得，你某个时候考虑过建议我们逐段审议案文，以期通过本报告。也许我们应该这么做一遍，看看效果如何。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认为逐段审议这份文件没有任何意义，但我想跟进尊敬的巴西大使提到的一点，即试图明确技术性报告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如果秘书可以详细就此说明，我们会非常感激。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秘书处发言。

卡尔布施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以英语发言): 首先，据我所知，最近一份所谓的技术性报告是 2006 年通过的 CD/1805。它列出了该年度的会议的基本程序事实，并列出了作为裁谈会文件提交的所有文件和附在该报告之后的所有逐字记录。因此，即使它们没有反映在报告的案文中，也会附在报告之后。这是我们秘书处方面在寻找所谓的技术性和程序性报告时发现的最近的例子。主席女士，我希望这会有所帮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达纳先生(比利时)(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在想如果我们采取这条道路，附属机构的报告是否会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 四个附属机构的报告已获通过。

达纳先生(比利时)(以英语发言): 这将反映在技术性报告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 它们是裁军谈判会议文件。我看到议事厅就第 10 段之二和第 10 段之三未达成共识，这意味着 CD/WP.610/Rev.1 号文件未达成共识。我建议我们审议一份技术性报告，如果裁谈会同意，秘书处将很快分发。

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马内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再一次, 非常遗憾, 裁军谈判会议本次届会没有结果, 因为某些代表团如此沉迷于其政治议程。这样说我很遗憾, 但我只是想确保所谓的技术性报告不包括那些有争议的段落, 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四个段落。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们将分发报告。这将是一份程序性和技术性报告, 在我们通过该报告之前, 各代表团可以有机会对其进行审议。因此, 我暂停会议 10 分钟。

会议于下午 8 时 50 分暂停, 下午 9 时 35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继续全体会议。秘书处刚刚分发了一份文件, CD/WP.610/Rev.2, 供各代表团审议。这是 2018 年届会的程序性报告的草案, 它应该可以使我们能够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第 46 条履行我们的义务。

我们现在需要继续正式通过向大会提交的报告, 其所在的文件的文号应为 CD/WP.610/Rev.2。这是一份纯粹的技术性报告, 2018 年届会结束前提提交的任何文件将得到处理并在报告中加以反映。

是否有代表团愿意发言? 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我可以认为这份报告被通过了吗?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 是否有代表团希望发言? 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克里蒙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尊敬的代表们, 由于我们度过了漫长的一个下午, 然后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进行了密集的审议, 我将努力使我的评论保持简短。首先, 主席女士, 我要感谢你, 感谢你的团队, 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 以及你们为弥合我们之间的分歧所作的不懈努力。我认为你刚刚通过的文件是当前情况下的正确解决方案。

尊敬的代表们, 明年乌克兰代表团将荣幸地担任裁军谈判会议 2019 年届会的第一任主席。我向你们保证, 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光荣的使命, 并决心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各代表团一起努力取得实际成果。我仍然相信, 尽管存在各种分歧, 但这是可能做到的, 至少我们会有雄心勃勃的抱负。为此, 乌克兰代表为了筹备主席职位, 计划在闭会期间与成员国就我们未来的举措进行必要的磋商, 这些将在 2019 年 1 月提交裁谈会, 作为关于其工作方案的提案草案。该文件是我们的优先事项。

我们希望得到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的支持、合作、集体意愿和智慧, 巩固我们的努力, 以实现这一庄严机构的使命和目标。它是全球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 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知道, 本议事厅的许多代表团下个月将出席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的第一委员会的会议, 在这方面, 我祝愿他们取得圆满成功, 工作富有成效。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乌克兰代表的发言, 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马丁内斯先生(阿根廷)(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女士。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谢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亲爱的同事们, 在这么晚的时候, 我会非常简短。我国大使提前离开了会议室。他一直在准备发表正式声明, 但鉴于我们面前的情况, 他放弃了这种努力。不过, 我想提几点意见。首先, 在这一年中,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我们建立了五个附属机构, 虽然没有通过关于附属机构 4 的报告, 但我们深入研究了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以非常明确的方式表达了各自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立场。虽然我们尚未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 但谈判已在进行中, 因此我想说, 我们全年的工作非常有实质性。如果我们继续在此基础上努力,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一势头, 我们将非常接近复苏和振兴裁军谈判会议, 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丰硕成果。

今天我们无法就更正式的报告达成一致,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2018 年的工作失败了。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明年需要在不那么政治化的环境中更加努力地工作。

主席女士, 谢谢你所有的努力, 我期待明年与你们所有人一起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你的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 我感谢你和你的整个团队过去几周所做的辛勤工作。我也感谢所有同事, 我认为你们的工作非常出色, 我并不认为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徒劳。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特别是在附属机构方面, 我要感谢积极参加所有小组的所有同事。这些报告已经通过并将提交, 因此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认为我们未来可以再接再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最后一次与在场的秘书一起开会。所以我还要感谢他为裁军谈判会议所做的一切工作。我们都和他积极配合。他以出色的方式完成了他的工作。每当程序陷入僵局, 我们都会请教秘书, 请他进行澄清。我们寻求他的帮助, 我们总是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祝愿他的职业生涯一切顺利, 我要代表本代表团, 我也希望代表裁谈会其他成员, 感谢他为本届裁谈会所做的一切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你的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女士。我同意前面的发言者的看法, 即我们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2018 年是富有成果的一年, 我们设法达到了 CD/2119 和 CD/2126 号决定所提出的期望。我们感到满意的是, 我们通过了四份报告, 虽然没有通过所有五份报告, 但我仍然认为讨论是丰富的, 有实质性的, 非常有助于取得进一步进展。即使我们无法在今年完成的工作与明年要开展的工作之间建立正式联系, 我们也应该继续在明年增强这种势头。

令人遗憾的是, 完整的报告无法通过, 但另一方面, 我认为我们的讨论内容已被记录, 各个文件将继续作为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因为它们是本届裁谈会通过的关于我们议程上的四个核心问题的文件。

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为担任最后一任主席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结束会议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认为你做了出色的工作, 所以我要感谢你和你团队。我还要感谢即将离任的秘书, 祝愿他今后一切顺利。我也要感谢日内瓦秘书处如此勤奋和称职地开展的额外工作。我知道今年你们所有人的工

作量都大大增加，而人手相对有限。因此，我仍然充满希望，随着裁军谈判会议的这一新势头，你们或许可以在未来某个时候增加人手。请放心，巴西在这方面肯定会支持你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 各位阁下，亲爱的同事们，由于这是 2018 年届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请允许我作最后的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代表团通过年度报告。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更上一层楼，就裁谈会 2019 年届会的工作方案达成共识，并确保裁军谈判会议的相关性。我还要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所有代表团、各附属机构协调员、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卡斯佩森女士、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卡尔布施先生、所有勤劳的成员、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口译员和技术人员。谢谢大家。

会议休会。

下午 9 时 50 分散会。